

皇后秋院庭前，各式秋花繁妍，胜似往年。树枝编成的疏篱，格外雅致。尤以此处秋花更为艳丽，摇曳多姿；朝露待日，晶莹剔透之至。如此人造秋景，凉爽适意，胜似春山之美。至于春秋之优劣，向来赞美秋景之人居多。故先前称道紫姬园中春花的人，如今又调头来颂扬秋好皇后的秋院了。世态炎凉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皇后归宁在家，欣赏秋院美景之时，颇想在此举行管弦之乐会。然而已故父亲前皇太子之忌月恰在八月，故不宜作乐。惟恐花期逝去，遂尽口盘桓花前，赏玩这些日益繁妍之秋花。岂料无色忽变，狂风大作，满园秋花，缤纷满地，使不甚惜花之人，皆叹惜不已；更何况秋好皇后。见碎玉般零落的草露，目不忍睹，恨不能“愿将大袖遮天日，莫使秋花任晓风。”暮色渐起，四周昏暗无物。朔风愈加凄紧，尤如鬼哭神号。格子窗早已关闭，秋好是后笼闭室中，因挂念庭中秋花，独自黯然神伤。

适逢其所居院中种植花木，朔风猛烈，这些“疏花小萼”禁受不住，花枝横折，花叶满地。紫姬临窗托腮凝望院内，源氏此刻恰在西厅小女公子处。此时，夕雾中将前来问候，他无意瞥见紫姬室内许多侍女，室内屏风因风大而撤了，紫姬正坐在那里。他不由驻足凝望。紫姬气度不俗，高雅清丽，宛若塘中青莲，清新优雅，好一个春之女神。夕雾恍若梦境。一阵风来，掀起帘子，众侍女急忙扯住。此番举动，使得紫姬禁不住莞尔一笑，神态越发动人。只因怜惜遗落群花，她不忍弃之回房。身边诸位侍女，也各有动人姿色，然而在夕雾眼中，皆似凋零黄花。他推自思忖：“父亲小心谨慎，严加防范，不容我亲近这位继母，我道何故？原来是怕我见了继母这天姿国色，顿起贪色之念呵。念此，惧于父亲威严，便欲转身离去。

恰逢此时，源氏从西厅里拉开纸隔扇，进得紫姬房中来。他道：“好大的风！真是讨厌，快将格子窗关闭。你坐在这里，外面的男人进来望得见呢！”夕雾闻声回头，只见父亲正微笑注视紫姬。立即惊诧于这个年轻而俊美的英年男子，竟不似其父了。紫姬也适逢青春年华，他不禁也真心赞叹：“真乃天赐一对并头鸳鸯。”心想：“我从未曾端详过这位继母一面，今日恰应了俗语：大风吹得岩石移，还怕不见韩世物。赖大风之福，我方见得这秘藏深院的绝世佳人，真乃幸运之至。”忽又一阵风乍起，吹荡开了他站立其下的格子窗。他怕父亲瞧见，急忙悄然退去。此时诸多家臣赶来，报告：“厉风急自东北来，此处却是安全，然那边马场殿与钓殿颇令人担心。”于是众人纷纷攘攘前去防御。夕雾绕至檐前，装出初来乍到，咳嗽一声。源氏在里面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有人来了，外面望得见呢！”这时他方察觉边门未闭，夕雾正垂手门外。

源氏问道：“中将打哪里来？”夕雾答道：“我在三条邪内问候外祖母。闻知狂风肆虐。又不知此处情形，甚为牵挂，放前来探望。外祖母孤单寂寞。且她年岁一大，反似小孩般怕风声。今见这边无事，看来我还是去陪伴她的好。”源氏道：“那快些去吧。返老还童，世间尚未有，然人老心智衰，自然如孩童。”源氏也极挂念，遂叫夕雾捎一封信去请安。信中说道：“天候这般恶劣，令我好生不安。然而有这朝臣在侧伺候，万事只管吩咐，均可放心。”夕雾即刻顶风刮面，赶回三条邸吉。这位公子品质极为忠厚，除了禁忌日子不得不于宫中值宿外，每日准时到三条邪及六条院请安；即使公事与节会繁忙之日，也不例外。今日天候虽恶，仍奔波于狂风之中，孝心一片，确可动人。

夕雾的到来，自然令太君欣慰不已。说道：“你来我可就放心了！如此肆虐狂风，我尚属首见，真乃百年不遇呢！”说时浑身瑟缩。这当儿风声呼啸，刮断院中大树枝干，抬起房上瓦片，满天乱飞。一时间，枝干倒地声，瓦片粉碎声，甚是骇人。太君又道：“且喜这狂风之中，你平安来此。”太君豆宏年华时，拜见之人络绎不绝。如今冷寂了，全靠此外孙来驱除冷清。真是世事无常渺难知呵！其实她的家境如今例尚繁盛，只是内大臣照拂稍

减罢了。狂风肆虐一夜，令夕雾心中倍感凄凉。他素来眷恋不已的云居雁，今已避于一边；而昨日偷窥到的紫姬倩影，却时时浮现于心。他暗自思忖：“我因何对她难于忘怀？难道起了非份之念？太可怕了！”他想努力摆脱，但那倩影却挥之不去，侵占整个心思：“真是绝世人！父亲有此如玉美眷，为何又娶东院继母花散里来与之齐肩呢？这继母与她相比，实在相形见绌，越发晦气！”此亦足见源氏厚道心肠。原来夕雾人品实诚，对紫姬并无邪念。但他一直企盼：若有机会，也娶如此佳人，与她终日厮守，或可延长天年。

一夜狂风，直至拂晓，风势方才有所收敛，却又降下滂沱大雨。家臣们互通消息：“六条院的斋屋吹倒了！”夕雾闻知吃惊不小，想道：“如此风狂雨骤，六条院中楼宇房屋，惟有父亲居所防护可以让人放心。东院继母处人手少，定然慌乱不已。”他便在晓色意微中乘车前去探望。一路寒风冷雨，车声耕磷，愁云蔽天，景色凄惨。夕雾心中无端升起一种难言的惆怅，湿满满好生空落。想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，莫非心动中又凭添了一种相思？”忽觉此念极为非份，便自斥之：“可恶至极！荒唐，卑鄙！”胡乱想着，不觉已来到六条院中东院继母处。果见花散里愁容惨淡，四周一派狼藉。夕雾瞻前顾后，百般慰藉，又吩咐下人立即动手修缮损坏之处，再赴南院参见父亲。

此刻源氏未起床，卧室的格子廖尚关着。夕雾只得斜靠卧室前栏杆，眺望庭中。只见山坡上树木已被刮得斜斜歪歪；断枝败叶，瓦砾满地；墙垣倒塌，狼藉不堪。东方天际微露一线鱼肚白色，庭中积水泛着青白之光，映出一片迷蒙天色与凄凉烟雨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夕雾只感到眼眶热乎，忙举袖拭泪，咳嗽几声。源氏在室内听得真切，说道：“此乃中将声音呢。如此之早他就来了么？”遂起身，与紫姬叙谈，却不闻紫姬答话。但闻源氏笑道：“还从未这般辜负香袅呢！今日实在抱歉，让你不悦了。”两人言语缠绵，情意甚是投合。夕雾听不清紫姬的声音，然从其隐约调笑中，可听出恩爱甜美。他便继续倾听。源氏打开格子窗。夕雾觉得太近不妥，急退向一旁。源氏见得夕雾，问道：“昨晚如何？你去陪伴太君，她必定欣喜吧？”夕雾答道：“正是。如今些须之事，便使她暗自落泪，真让人同情啊。”源氏笑道：“太君年岁已高，在世之日无几了，你该尽心孝敬于她。内大臣对她恭谨有余，亲近不足，她常叹苦呢。我这个妻兄好脸面，总喜欢讲排场，探望太君时须仪仗车辆，随从众多，意欲旁人羡慕赞叹。这哪里是孝心深挚呢！尽管这般，他终究博学多才，且极为贤达。时值衰微末世，可谓才学过人了。唉，做一个完人，是何等难啊！”

源氏甚是担心秋好皇后，便对夕雾道：“昨晚风害甚大，不知皇后秋院是否安然无恙？”遂派夕雾前去慰问。并亲写一信带去。信中写道：“昨夜朔风肆虐，不知皇后曾惊吓否？我因风寒，身体欠佳；若不堪言，正潜心调养，不能躬身慰问，希谅。”夕雾持信穿过中廊界门，至秋好皇后院中。此刻晨光源俄，只见他清峻优雅，姿态洒脱。他立于东厅南侧，向皇后居室内探望：只见开着两扇格子窗，帷帘已卷。晨光意微中，众侍女或闲坐，或凭栏而立，皆为妙龄女子，装束甚为赏目。皇后命数女童向虫笼中添加露水。于是女童们身着紫管色或抚子色衫子，外罩黄绿色汗衫，三三两两，持着各式笼子，在四方草地小心寻觅，折取最美的抚子花枝。此时朝雾迷离，如烟笼罩，此情景恰似一幅仙女活动之图。

忽然室中飘来一股特等的侍从香之味。原来恰逢皇后起身更衣，可知好一派高雅气品。夕雾不便立即打扰，稍候片刻，方始轻缓前去。众侍女见之，并不慌乱，依次返回室中，却也并不回避。秋好皇后入宫之时，夕雾年幼，时常往返帝内，与众人甚为熟悉。夕雾呈上源氏之信。皇后身旁，先前相识之侍女宰相君和内侍觑着他悄声低语。夕雾打量了一下皇后居室，觉有别于南院的高贵气象，使人遐想非非。

回到南院时，所有格子廖均已打开。那些爱恋不舍之妍花，一夜狂风，便只留下残枝断节。夕雾抬级而上，将回信呈与其父。源氏拆开一看，便见：“昨夜心中害怕，如迷津之

童，企盼你遣人来此防御风灾。今晨得信，心甚喜慰。”阅毕，源氏说道：“皇后胆量怯小。然而，如昨夜那番狂乱，室内一无男人，委实吓人。她定怨我大意了。”遂决意即刻前去探望。于是揭帘入室，将低矮的帷屏拉开一角，准备换上官袍。夕雾瞥见帷屏边微露半截绣花衣袖，心想那定是紫姬了。不由得心如小鹿，狂奔乱撞。遂责骂自己不该生出此念，忙将头转向别处。源氏顾镜自赏，柔声对紫姬道：“晨光中，夕雾这孩子，看去很可爱呢！他尚只有十五岁，就英俊非凡，肖似我年轻之时，这怕是父母痴心爱子之故吧？”道出这番话，盖因正对镜自视，庆幸自己貌美青春吧！忽又说道：“我一见皇后，总有些不自在。此人风姿虽不特别触目，但那优雅贤淑，坚贞气品高超过人，令人不敢亲近。”出门之时，但见夕雾正呆坐出神，近他之身旁也浑然不觉。源氏何等机敏，立有所悟，退回房间紫姬道：“昨日狂风时，中将可曾觑见了你？那门没关闭呢。”紫姬脸红了，答道：“走廊里绝无人声，岂有此等事情！”源氏自语道：“真是踢跷。”遂偕了夕雾出门。二人来至秋院。源氏径自八门去探望秋好皇后，夕雾则在走廊门口，与众侍女戏耍。惟因心事烦乱，不免是强作欢颜。不一刻，源氏辞别皇后。二人又至北院，探望明石姬。这里求设干练家臣，惟见几个侍女正于院中花圃内忙碌。其中几女童身着彩衣，行云穿梭，姿态怡人。明石姬喜爱龙胆菊与牵牛花，在院内栽植了许多。平日这些花借短篱攀升，如今一场狂风暴雨，已篱倒花落。这些女童正在收掇整理呢。明石姬满怀愁绪，临窗而坐，独自弹箏。听得传者通报源氏到来，便起身入内，套好一礼服。可见她心思细密。源氏进屋后，也临窗而坐。将昨夜风灾情形询问一番，便匆匆别去。明石姬颇为幽怨，独自吟道：“芦荻微风一阵吹，离人经此也自伤。”

住在西厅的玉鬢因狂风惊吓，一夜未眠，故起得晚了，此刻正对镜梳妆。源氏令前驱噪声，自己蹑脚走进玉空房中。屏风早已叠好，只是其它什物尚显零乱。晨曙穿窗入室，玉鬢之芳姿愈显清晰妩媚。源氏依她而坐，借口慰问风灾，又絮叨一番情话。玉望顿生厌恶。恨恨说道：“你讲话老是如此乏味，不如昨夜之风将我吹走才好呢。”源氏笑容可掬道：“风太轻飘了，你总得有着落之处吧！可见你想弃我而去呢，这也难怪。”玉鬢听得此话，亦感出言过于直率，遂莞尔一笑。那丰满面庞，娇艳如酸浆果一般；额发下高高的额头白皙细嫩，笑服弯弯，虽纯真担却略欠高雅。室外夕雾听见二人谈吐亲昵，颇想再睹玉鬢芳容。屋角帘子里虽设帷屏，然因大风之故，业已歪斜。略微揭得些帘子，则再无遮蔽，玉慧姿色便清晰闯入夕雾限内。夕雾以为父亲分明在调戏这姐姐，便想道：“虽然是父亲，但姐姐已不是怀中婴儿了！”欲注目细瞧，又深怕被父亲察觉，便欲隐去。终因此景怪异殊甚，夕雾终不肯走开。玉望侧身而坐，身子倚柱。父亲愈加靠近玉望，揽手抱之。玉置身子偏向父亲，一头乌发便飘洒一边，如波浪晃动，异常美观。她虽厌恶抗拒，但并不坚决，终于面带喜色依偎父亲怀中了。可见已是习惯了。他想：“若非亲见，真难以置信！父亲虽可任情所为，但这是他女儿呀，这样亲昵如情人，也太不成样子了！”他忽然觉得自己如此猜度父亲颇为羞耻。转念又想：“如此美女，我与她虽姐弟名份，然而并非一母所生。亦非近亲，见之也禁不住顿生恋情。”他仔细将此人与昨日所窥那人作比，以为这位姐姐虽略逊一筹，但让人一见便生爱恋，两人难分高下，恰是一对美玉。他暗自思忖道：“此人姿色恰似像棠花，夕阳中正带露重瓣竟放。虽是秋天，但见得这玉望，自然便想到春花。春花虽美，但比拟此女容颜，尚远远不及。可见美之绝顶！”玉鬢与源氏唱唱私语，并无人打扰。忽见源氏面露不悦之色，站了起来。惟闻玉鬢吟诗道：

“无越西风多暴乱，直将女萝花吹损。”夕雾未听真切。源氏复吟一遍，他方约略听清，以为将父亲比作暴风，殊为可恨；玉慧斥其无赖，又是可喜。极想窥看下去，又怕如此迫近而被发觉，无奈隐去。源氏答诗道：

“西风不损女萝花，惟愿芳菲能承露。瞧那随风摆腰的细竹。”或许误解，但如此秽言总是不雅，更是不妥。

源氏别过玉鬢，便至东院探望花散里。盖因今晨骤寒，此刻忽然思起寒衣来。花散里身边聚集着许多长于裁缝的老年侍女，另有几个年轻侍女，正撕扯绑于一小柜上的丝棉。一旁散堆着扯好的绸缎丝绢。绸缎虽为枯叶却也美丽，丝绢颜色新颖却也珍贵。源氏问道：“此乃夕雾的树袍么？朔风这般肆虐，简直一事无成。宫中今岁也不办秋花宴了，真是一个讨厌的秋天！”他虽不晓所织为何物，但因色泽悦人，想：“此人就染色而言，不逊色于紫姬呢！”她曾为源氏所缝的一件中国花级官袍，便是以此种秋日竹叶兰，榨汁水淡染而成，淡雅温馨。源氏建议道：“中将的衣服也用此案色调吧！少年人着此色彩，定然雅观。”如此这番一席话，便起身告辞。

夕雾陪父亲探望了院中形色各异的女人，心中不免郁闷空索。攀然记起，早上曾想写一封信，此时已日上三竿，还未动笔。遂走进小女公子居所。乳母对他说道：“昨晚风狂，小姐睡得不好，此刻尚在夫人房里睡觉呢。”夕雾道：“昨夜狂风确是吓人，我原本打算来此护卫，惟因太君颇为胆小，只得前去陪伴。小姐的娃娃房间可否有损？”此问逗得众侍女发笑，答道：“小姐房间么？即便轻风也令小姐胆颤，况昨夜风暴。我们护卫这个房，相当费劲呢！”夕雾问道：“有无随用纸？另外，请借笔砚一用。”一侍女从橱里取出一卷信纸，并将砚笔一一陈于桌上。夕雾道：“如此高贵之纸，给我用真有点可惜。”但念小女公子母亲身份低微，也不必过于自卑，便用这种上深下淡的紫色信纸写信了。他潜心磨墨，将笔毫于香墨中细细润泡，然后凝神贯注一挥而就，姿态甚为优雅。但由于研习汉学，作风略为乖怪，那首诗不免意趣不足：

“昨夜狂风吹暗云，又是相思不忘君。”遂将此诗与一支风折的警革系于一起。侍女们道：“交野少将的情书与所系花枝同色，你为何将紫色信纸与绿色警革系在一起呢？”夕雾答道：“我可对色彩配搭一窍不通啊！请问姐姐们，我该选用何处野草？”他少言多利，举止得体，确是一个高尚的本分人物。夕雾又写信一封，一并交付手侍女右马助。右马助便又交与一俏丽女童与一亲近随从，并低声吩咐几句。众年轻侍女见此情状，纷纷猜疑起来，不明白此信写与何人。

忽闻人声：“小姐回来了！”众侍女急七手八脚升张帷屏。夕雾忽生一念：何不将小姐姿容与昨日及今晨所偷窥之二美眷比较比较？虽平日讨厌这样做，但既生此念，也无所顾忌了。忙藏于边门口帘中，身上披了帘子，透过帷屏障缝往里窥望。只见众侍女簇拥小女公子，在眼前一晃而过。她身穿淡紫色衣裳，头发尚未及身，如张开扇页，披散于后。夕雾正为没看清其面容而懊丧，忽又觉得那小巧玲珑身材，颇遭人怜爱。夕雾想：“前年我尚能偶谋面。长久不见，今已出落得如花似玉，不知到了盛年，是何等可爱哩。”若将紫姬比作樱花，玉鬢比作校棠，则此小姐便是藤花了。藤花开在高高树梢，此人美姿恰似藤花临风摇曳之情状。他想：“与如此美人朝夕相处，该是多么惬意呀！照理她们皆为亲人，与之亲近合乎情理。父亲却将她们幽闭起来，不许我亲近，教我好恨呀！”生性忠厚的他，此刻也不免还想不已了。

夕雾到得外祖母太君处，谁见其正静修佛法。服侍侍女大多年轻端庄，面容姣好，然姿态、相貌与衣着，皆难以与六条院众侍女媲美。推几个秀丽尼姑，灰色尼衫配其苗条身姿，倒极其适宜这清静幽雅之情趣。夕雾辞别外祖母后，内大臣也来拜望母亲太君了。母子二人便在灯下叙谈。太君道：“乖孙女云居雁，已许久不来瞧我，让我想得好苦呵！”说着便哽咽不止。内大臣安慰道：“我就叫她尽快来拜见吧。她自寻愁绪，瘦弱不少，好生叫人心痛。但愿再不生得女孩了，处处令人费心呢！”说此话时尚存怨怒，耿耿于怀。太君十分伤心，对云居雁也不再热切盼望了。内大臣随机告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最近我又寻得一个糟糕女儿，叫人好生无奈呵。”于是仿若愁苦地絮叨了近江君之事，又忍不住自觉好笑起来。太君道：“哎呀，既是你女儿，又怎会引出如此之谣言？”内大臣道：“正因是我女儿，故才更加为难。我正想带她来见见太君呢。”

第二十九章 行幸

源氏太政大臣为玉望的前途幸福颇费了些心思，但隐藏于他心中的恋情则似“无声瀑布”，搅得玉髻忧心忡忡，苦恼不堪。此事果不出紫姬所料，会使派氏蒙受轻薄恶名。源氏自己也曾想过：内大臣生性率直，事无巨细，皆洞悉明察，绝不苟同。此事倘为他得知，便不加恩虑，公然以女婿相待，岂不令我贻笑于天下？

是年十二月，冷泉帝驾幸大原野。举世沸腾，万人空巷。六条院众女眷皆涌出来一睹盛况。正当卯时，御驾出宫，自朱雀门经五条大街，取道西行。游览车首尾相衔，直延至桂川岸边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天皇行幸，昔年向无如此排场，诸公卿、亲王皆不遗余力，择良马，配美鞍，车辆装饰得金碧辉煌。充任随从与马副的男子皆仪表堂堂，且身量相似，衣着华丽。行列之隆重壮观，非同寻常。左右大臣、内大臣及纳言以下诸臣，皆随驾行。殿上人以至五位、六位的官员，皆穿淡绿色间淡黄色官袍与紫色衬袍。

时值小雪飘飞，无空异常美丽。善于鹰猎的亲王公卿，皆早已备制了式样新颖的狩猎服装。六卫府中养鹰的官员，其服饰尤为稀罕：样式各异，其上配有不同染色花纹，光怪陆离，超妙独特。

女子们对鹰猎之事所知甚少，只因难得一见，且场面浩大，便争先恐后来观赏。那些身份低微之人，所乘蹩脚的车子半路坏了车轮，显得甚为狼狈。桂川上的浮桥旁，亦有众多高雅的女车，其主人尚在倘佯着找地方停车。

玉勇也在观赏者之列。以她观之，那些竞相炫耀服饰的显贵们，虽个个容光焕发，然皆不及冷泉帝穿着红袍正襟危坐的尊贵姿态。她暗中打量父亲内大臣，果然仪表堂堂，衣饰华贵，且正值盛年。身为臣子，他显然优于别人。然而较之风辇中的龙颜、内大臣终逊一筹。至于那些众年轻侍女美其名曰“美貌”、“俊俏”而狂热恋慕的柏木中将、非少将、某某殿上人等，愈发一无可取，不值她一瞥了，可见这一切仅因冷泉帝之美貌确乎无与伦比。源氏太政大臣酷似皇上，竟似无丝毫差异。不过，许是心情之故吧，冷皇帝似乎更有逼人的威势。以此再思，此种美男子，确为世间罕见。玉皇素来习惯了源氏与夕雾中将的俊逸，以为凡是贵人，必皆相貌非凡。岂知今日所见众多贵人，虽在饰堂皇，但相形之下竟似丑鬼一般，眼鼻皆异样，个个给残酷地比下去了。

莹兵部卿亲王也随驾行，髻黑右大将今日装束得异常威武，身背箭囊，神气活现待于驾侧。其人满面虬须，皮肤黝黯，样子甚是难看。其实男子相貌，怎能与盛妆的女子相比。麻希求男子貌美，实甚无理。玉髻打心底瞧不起髯黑大将等人。源氏曾私下与王慧商量过送她进宫当尚侍。她想：“入宫怕是很痛苦的吧？尚侍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还一无所知呢。”心下犹疑不决。今日见了冷泉帝的非凡貌相，不由动了心：“无须受宠，只作一平常宫人，奉传御前，倒是情趣盎然吧？”

冷泉帝的风辇停于大原野。请亲王公卿卸下官服，换上礼服及猪装进入平顶帐幕进餐。六条院主人呈进了酒肴果脯之类。本来，今日源氏太政大臣当随御驾，御意亦如此。但时逢斋戒，终未能奉旨。冷泉帝收下所献物品，为示宠幸，特赐一只猎获的野雉鸡，穿在树枝上，遣藏人左卫六尉为钦使，送与源氏太政大臣，并赐御诗一首：

“小盐山披皑皑雪，雉鸡飞掠动幽冥。欲循古来先例事，盼君同看漫集白。”或许，太政大臣陪驾行幸野外为古惯例吧！源氏接得赐品，不胜惶恐，忙款待钦使，并答诗云：“皑皑雪漫小盐山，良景美色在松原。自古行幸无尽数，由来不及今年欢。”作者所录，乃当时种种情况的详尽回忆，务求确切真实。

翌日，玉望接到源氏来信，其中写到：“想来你昨日已拜见上皇了吧？敢问入宫之事，意下如何？”其措词甚是恳切，毫无出轨之言。使玉望甚为满意。她笑道：“呀！真是无聊啊！”却又想道：“他倒真能猜度我心思呢。”复信中写道：“昨日白雪作伴明雾薄，隐约不群天娇颜。一切都在迷茫中呢。”紫姬也读了此回信。源氏对她说道：“我曾要她入宫，然秋好是后名义上亦为我女，倘玉累得宠，定于她不便。况弘徽殿女御亦在宫中，倘

向内大臣道出实情，她以内大臣之女的身份入宫，则又有姐妹争宠之虑，亦甚不便，故万般踌躇。今日窥见天颜，她芳心已动，进宫之事，恐也是其愿吧？紫姬道：“称得瞎猜！一个女子哪有一见是上相貌英俊，就一门心思地想入宫承宠呢？这样未免太轻率吧？”说罢便笑了。源氏也笑道：“此乃何言？换了你，惟恐动迟了此心呢！”他给玉望回复一书：

“朝日不及夫颜朗，秋波不辨实难察。尚望速作决定。”

源氏决定首先为玉是举行着裳仪式。遂置办了种种精美的用品。源氏打算在此仪式上，向内大臣道出实情，便极力要将仪式办得隆重光彩。故置备的种种物品，极为丰富精美。他将着裳仪式日期定于次年二月。

凡女子，即便甚为出名，且年龄也使她无法再隐讳姓名之时，仍可不参拜氏神，不将其姓名公诸于众。是以玉望昔日的岁月皆消磨于糊涂中。如今源氏要送其入宫，若以源氏冒充藤原氏为姓，则会冒犯春日神，故此事已无法再隐瞒了。更堪忧虑的是：不知情者会讥议他冒领女儿，居心叵测，终致恶名流播。身份微贱之人，改名易姓自非难事，但源氏家族不得如此。他思虑再三，终于下定决心：“父女之缘怎能轻易地断绝呢？事既如此，倒是我主动告知她父亲为好。”遂致信内大臣，恳请他在着裳仪式中担任给腰之职。但是因太君自去年冬患病至今未愈，内大臣心甚忧戚，无心参加典礼，便婉谢了源氏的请求。夕雾中将也昼夜服侍着外祖母，无心顾及其他事情。源氏见时机不佳，心下犯难。他想：“世事不测，倘太君病故，孙女亦应穿丧服；倘教她佯作不知，则深蒙罪孽。还是趁太君尚在，将此事挑明吧！”主意一定，即赴三条哪探病。

源氏太政大臣如今显赫更盛于从前，虽是微行，其排场之隆重亦不亚于行幸。太君暗赞其非凡风度，觉得他超凡脱世，竟是仙佛了。于是痛苦立减，竟坐起身，倚在矮几上，虽重病在身，却健谈得很。源氏道：“太君的贵恙并不像夕雾说的那样重呢。看来是夕雾忧虑过头了，叫我好不担忧。如今亲见，喜慰不已。近来我除了特别要紧之事外，并不入宫，常自闭于家中，不像个效劳朝堂之人了。百事不问，疏懒成性。那些年纪更老于我的、虽驼背勾腰了，还能四处奔劳。我却不同，恐是天生糊涂外加懒散吧！”太君答道：“我害的是常见的衰老病，生病时间也够长了。今春以来仍毫无起色，以为再见不到你了，甚为伤怀。今日得见，我命或可稍延。如今我已到了对生死之事无所谓的年纪。人到老年连可慰寂寞的人都不在眼前，度日如年，苟延残喘，还有何意思呢？因此我已做好了早日动身的准备。但夕雾他为我的病满怀忧虑，态度亲切，照料周到，使我心下难忍，以致拖拖拉拉，延至今日。”说时泣下不已，声音颤抖，明显古怪。然所言至情，思之甚为可怜。两人絮絮叨叨说了一阵家常话，源氏便乘机说道：“想必内大臣每日都来探问你吧？若能顺便见到他，就太好了。我本有一事要告知他，总是难得见他一面。令我心下甚为焦虑。”太君答道：“恐因公务缠身，或并不关心我吧，不过偶尔来看看罢了！不知你有什么事要告诉他？夕雾的确曾怀恨过他。我曾对他言道：‘事已至此，你若因厌恶他们，硬将他们隔开，于他们已传出的声名，并无用处，反教人当作笑柄，讥议不已了。’但他从小便有个怪脾气：一旦下了决心，便很难更改。所以我也无可奈何啊！”她如此说着、心下以为源氏要告诉的是夕雾与云居雁之事。源氏笑道：“此事我也有所耳闻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内大臣或当应允了，故亦曾劝他干脆成其好事吧。但我见他对二人申斥得甚严厉，便痛悔自己多嘴多舌。我想，万事皆有洗清之时，难道独独此事不能洗清么？只是这末世恶浊，要等来那彻底洗清之水，谈何容易！唉，这类事，于此时代，总是愈来愈坏，愈差愈远了。听说内大臣找不到如意女婿很恼火，我对他又甚同情。”接着他又说道：“不过我想告诉内大臣的却另有其事：有一个女孩儿，本该由他抚养，因情况有误，偶然被我寻到，抚养在家。那时皆不知实际情况，且我家子女甚少，也无意明查，以为即使冒充亦无妨，故便将她认作女儿，抚养至今。但不知皇上从何处得知此事，曾对我言及。他道：‘宫中设有尚待，内侍所的典礼常不尽人意。朕本应当从官中选拔。虽有许多进宫多

年，门第高贵的女官谋求此位，但皆不合朕意。朕欲从声望日隆的望族中选出。’他向我暗示，欲选我所找到的女儿，我又怎敢妄言不当呢？凡女子入宫服务，决须按照自己的身份而立志就职，方为明智之举。倘只例行公事，司理内侍所事务，干好本职行政，这便枯燥乏味了。但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凡事还须凭本人能耐。我将想送她入宫为尚待之意告诉她时，乘便问及她年龄诸事，方知她竟是内大臣苦苦找寻的亲生女儿。进宫之事，我想征求内大臣意见。但总见不了他的面。致函请他担任着裳仪式中结腰之职，他又因太君贵恙谢绝。如今太君病体稍安，我想请太君将此事转告内大臣。”太君答道：“唉，这究竟为何事啊！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自称是内大臣的女儿前来投靠，他一概都收留。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子是否也是因此而来投靠你呢？你令人寻女，她听说了便来找你么？”源氏说：“内大臣十分清楚内情。只因她为平民所生，倘声传出去，必惹外人耻笑，敌对夕雾，我亦未曾洋告真相，务望太君谨慎为要。”

太政大臣探访三条邻的消息，传入内大臣邸内，内大臣惶急道：“太君那里人手不足，招待这等贵人恐怕力不从心。又无精干之人，照应随从车马，安排贵宾座位。夕雾中将恐也来了。”即教诸公子与素来相近的殿上人等去三条邸协助料理，并嘱咐道：“酒肴果蔬等，务须奉呈殷勤，不得稍有怠慢。我本应同往，惟恐反倒嘈杂。”此时，内大臣收到了太君的来信。信中道：“今日六条院大臣前来探病。此地设备简陋，仆从欠缺，深恐怠慢责人。兹有要事相告，务望见信即行，然勿言因我来信。”内大臣想：“有何要事呢？恐又是云居雁之事，夕雾向他们哭诉吧？”又想：“太君暮年，余日无多了。为此事她屡屡相助。倘源氏屈尊开口，倒叫我难以回绝。惟我总不喜夕雾冷酷少语，倘日后机会适当，我且佯作顺从，答应吧！”他估摸若源氏与太君协力相劝，要作回绝，则更不便了。然而转念一想：“何出此言？万万不可让步？”竟又突然变卦，足见其性情何等之顽固。末了他想道：“既然太君已来信相催，源氏太政大臣又在等着见我。若不前往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我且前往，静观事态，见机而行吧。”打定主意，极考究地着了装，传叫随从人等休得鼓噪，便直赴三条邸。

在众公子的簇拥下，内大臣显得稳实庄重，威仪赫赫。内大臣身材颀长，不瘦不腴，面貌庄重，步态沉稳，天然一副朝堂重臣之态。他身着淡紫色裳衣，外罩白袍，却也华彩毕现悠然自得。源氏太政大臣则外穿中国白经常礼服，内衬流行的深红内衣，神态了无羁缚，自有贵人风度。他身上似有神光辐射，使盛装辉饰的内大臣也黯然失色。内大臣的众多公子皆眉目清朗，侍立父亲旁侧。其异母弟藤大纳言与东宫大夫仪表亦颇不俗，此时皆随来探病。另有许多颇有声望的殿上人，也不召自来。此外藏人并、五位藏人、近卫中少将、非官等十余人，也会聚一堂。于是三条院骤然热闹起来。加之五位、六位的殿上人，以及寻常人员，真是难以计数。太君厚筵款待，就筹交错，请人皆醉，共祝太君福寿永昌。源氏太政大臣与内大臣难得一晤。昔比已存芥蒂，事无巨细，皆要争执。如今请人济济一堂，各言昔日风流事，杯盏交欢，这二人也便拆了著湾，畅叙今昔，互言近状。不觉已到日暮。内大臣道：“倘我今日不来奉陪，便无体面。但若明知你大驾光临，却因无召唤之故未来，则当受责。”源氏答道：“当受责的是我。我有太多的烦厌之事呢！”似有未尽之意。内大臣以为他要谈云居雁之事了，便缄口不言。源氏续道：“你我二人自来心无遮饰，公私大小造事，皆坦言相商，犹鸟之双翼，协力事君。后来都为细微私务而稍违素志，但彼此赤诚以待，根本志望不曾有变。恍德数载，皆鬓染微霜了。回思如烟往事，颇觉依恋。近年你我皆为朝廷重臣，繁务所羁，竟难聚会。但你我终属至亲，当略减威仪，常来常往才是。凡事常有不如愿者，令我颇以为憾。内大臣答道：“昔日我们确实甚为亲近。乃至任性忘形，不拘礼节。常蒙诚心相待，心无芥蒂。至铺位朝廷，我实难与你并行如鸟之双翼。幸蒙鼎力相助，使我以碌碌庸人而列于显要。此思怎敢或忘。惟年事渐增，凡事力难从；动了啊！”

源氏便趁机将玉望之事委婉相告。内大臣听了唏嘘不已，道：“唉！此女遭此离奇之事，甚是可怜啊！”说时不禁泣下。又道：“当时我甚为担忧，曾四处寻访。由于忧愁过甚，竟无缘无故给你泄露。当年四处飘泊，任情不拘。生下各类子女甚多，却任其流落异地。今日我稍有地位，每念及此，便觉失尽体面，自愧不已。我设法将其找回，看着却又觉可怜。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此女。”他回想起昔日雨夜放荡不羁所做的种种评语，时哭时笑，两人皆不拘谨了。时至深夜，皆准备返家。源氏道：“今日聚首，勾起对早已遗忘的少年往事的回忆，真叫人眷恋难忘，不堪忍受。我真不想回去啊！”源氏向来并不怎么多愁善感，此次恐是酒力所致吧？竟低位起来。太君自不待言，她见这女婿相貌更胜昔日，权势也更为值赫，便记起早死的女儿葵姬，甚感痛惜，也哽咽泪流不止。那打扮成尼姑的姿态尤其令人感动。

二人虽相谈甚欢，源氏却并不谈及夕雾之事。他担心内大臣拒绝而自讨没趣。但内大臣见对方不提也就佯作不知，只管闷于心间。临别之际，内大臣对源氏道：“按礼本当亲送回府，但深恐冒昧，倒使旁人诧异，请恕我无礼。今日劳驾惠临，改日当到府上致谢。”源氏对他说道：“尚有一事相请：前日之请，务望允诺并准时出席为是。”两人皆面有喜色，各自返驾。一时仆走从呼，颇见声威。内大臣的随从都在猜测：“两位大臣难得一聚。我家大臣今日面有喜色，是否太政大臣又把何政权让与他了呢？”众人胡乱猜测，却无人想到玉量之事。

突然得知玉是为其亲生女儿，内大臣心下忐忑，急欲见之。他想：“马上将她接至家中，父女相认，恐有不妥。源氏寻获她时，果真毫无私心么？恐因碍于各位高贵夫人，不便公然细她为妾，而私下宠爱她，又恐惹起世人非议，无奈之余，才向我言明吧？他心里甚觉不快，但转念一想：“倘源氏太政大臣真愿纳她为妾，岂有不成体统之事？惟太政大臣要送她入宫，定遭弘徽殿女御嫉妒，自讨没趣。但无论如何，太政大臣的意旨却不能违逆。”他在心中反复思量。其时乃是二月初。

据阴阳师反复推算，十六日前后均无吉日，惟二月十六日春分还算不错。此时太君病也有所好转。源氏便抓紧筹备着裳仪式。他来到玉置房中，向她详述前日向内大臣挑明实情之事及仪式中的注意事项。玉是感其诚心，心中恰悦，觉得他之亲切，赛过生身父亲。之后源氏又悄悄将玉置之事道与夕雾中将。夕雾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！怪不得大风那日我窥见父亲与他亲昵。”他眼前又浮现出玉望的面影，愈发觉得俏丽无比，远胜他苦苦思恋的云居雁，不觉怅然，深叹自己愚笨，不曾早日料到如此原委，错失了向她求爱良机。然而他又觉得对云居雁不贞，乃薄情无义之事，便即打消此念。其人实乃忠诚可嘉。

着裳仪式那日，三条邪的太君暗地里让人资礼相贺。虽仓促，然所备置的梳具箱等礼品却甚为体面。另附信与玉囊：“我身为尼僧，恐有不祥，不宜参加庆典。尽管如此，我之长寿，想必值得体效仿。我已知你身世，心下眷恋不已。若无片信相贺，尤违清理。不知体意下如何？”

玲珑温润玉梳盒，两面相连皆含情。本是老身亲子孙，莫教须臾离身去。”信纸古色古香，字迹则不甚连贯。其时，源氏太政大臣来此指示仪式中有关事项，他阅信后道：“此书古意盎然，可惜字太过费力。老太君早年颇好书法，惟因年岁已高，笔力才如此柔弱科额呢！”他又看了几遍，说道：“此诗和玉梳盒极为贴切！三十一一个字母，几乎皆与玉梳盒有关，真乃绝妙之作啊！”言毕相顾而笑。

秋好皇后所赠，尽些些白色女衫、唐装女袍、衬衣及梳妆用具，皆精美雅致，按规矩又添送了香气极浓烈的瓶装中国香料。其余诸夫人，也皆自出机杼，赠送衣饰等物，连侍女们所用的扇子、梳子等，也都精致雅观，无可挑剔。诸夫人情趣高雅，对于日常用品，皆互相攀比，其所赠礼品，自然极尽精致。二条院内的诸夫人，虽知六条院举行着裳仪式，但自知无份参加，便均作壁上观，独有常陆亲王家的小姐未摘花，一直秉泰旧例，极有古者之风，凡有仪式，皆要按陈规贺礼。听说要为玉望举行着裳仪式，当然不愿置若罔闻。其



心情甚可嘉许。她所送衣物皆为前代人稀有，诸如宝蓝色常礼服一件，暗红色的夹裙一条，泛白了的紫色细点花纹礼服一件。这些衣服装在一个古色古香的衣箱内，包装也极讲究。她派人送与玉髻，并附信道：“我乃微末之人，按理不该借越。但此盛典非比寻常，怎敢作作糊涂？惟和至微薄，可请转赐侍女。”措词倒有板有眼。源氏看罢，想道：“她又若此，真乃讨厌之至！”自己也觉难堪。他说道：“此人真古板得出奇。如此不体面之人，当悄悄呆子家中，为何非得出来献丑呢？”又对玉髻道：“你还是回他一信吧！不然她要见怪了。想她父常陆亲王视她为掌上明珠，倘若我们轻慢了她，实在有些委屈。”说完便去看她所赠的礼服，发现衣袂上题有一诗，又是咏“唐装”的：

“平素未亲君翠柏，苦身犹然怜唐装。”笔力拙劣萎缩，生硬异常，更甚于先前了。源氏甚为不快，说道：“她身边已无精通文墨的侍女，不可替之代笔，能写出这般诗来，真是难为她了。一面说，一面提笔作答诗：

“唐装唐装复唐装，翻来覆去惜唐装。”写毕说道：“她爱用后装二字，我也来用用吧！”把诗给玉皇看。玉髻看了，笑道：“啊呀，实太恶毒了！岂不是嘲弄人？”心下不解。诸类无聊之事不胜枚举。

内大臣原本对玉累的着装仪式漠不关心，得知玉望乃为自己多年离散的女儿后，便急欲与她相见，等得甚是心急，因而来得甚早。仪式的排场，极为隆重，远胜于平常。内大臣见源氏太政大臣安排如此周全，心中十分感激，同时又觉得有些乖异。亥时一到，即请内大臣进入玉望室内。帘内陈设齐备，座位皆富丽堂皇，外面排起盛筵，灯烛辉煌，气势阔大。内大臣很想与玉髻说话，又觉十分唐突，故未如愿。在为玉髻结腰带之时，真是百感交集，无限怅惘。源氏对他说道：“今宵喜庆之时，往事休要提起，清阁下只当概不知情。以掩人耳目，我们也只当是寻常之着装仪式罢了。”内大臣答道：“关照如此周到，令我不敢轻言‘谢’字。”于是举杯同饮。内大臣停林道：“如此隆情厚谊，世上少有，令我异常感谢。惟隐瞒至今，又深以为恨也！遂吟诗道：

“渔人遭笼闭，机滩久隐居。今日始出海，安得不怨尤？”终于不能自禁，流下泪来。玉髻因诸大臣聚集帘内，甚感羞怯，不能作答。源氏答道：

“长年漂泊无所依，分寄行迹江诸头。浮藻诚然多微贱，没人旁视不必收。这恨恐有不当吧！”内大臣只得道：“君言甚是。”再无言语，步出帘外了。

亲王以下廷臣，皆候于帘外，其中倾慕玉髻之人甚多。见内大臣入内，许久未出，不知为何，皆觉诧异。只有相木中将及养少将，略知一二。两兄弟皆深悔曾偷偷向玉髻求爱，因未成事实，甚觉庆幸。养少将悄悄对相木说道：“幸亏未曾闹得满城风雨！”相木答道：“太政大臣性情古怪，喜做出人意料之事。他可能想似对秋好皇后一样待此妹妹吧？”源氏听见二人窃窃私语，对内大臣说：“此事我们要妥善处理，以免世人非议。一般庶民百姓，即使行为离经叛道，亦难引人注目，故无大碍。但你我身份尊贵，行事稍有不慎，即遭人议论，不免烦恼。此次之事，离奇怪异，异乎寻常。请勿等闲视之，要渐渐使外人淡忘此事，方为妥帖。”内大臣答道：“此事如何料理，自当听命尊便。此女数年来多蒙看顾，得在慈雨之下茁壮成长，真乃前世因缘。”源氏赏赐玉堂礼品之丰盛，自不待言。回赠来客的福物及谢仪，依照各人身分，但比定规更为隆重。只是日前太君患病，内大臣便以此为由辞谢了结腰，故此次没有安排规模宏大的管弦乐会。

莹兵部卿亲王便正式向玉望求婚，道：“看裳仪式已毕，再无法推托了吧？……”源氏答道：“皇上日前有意，要她入宫充当尚侍之职。现正奏情豁免。须待圣意下达之后，再行商议此事。”内大臣行结腰之礼时初睹玉望容颜，但帘内灯光源脱，没甚看清，总欲再见一面。他想：“人女定然美丽超群，不然源氏怎会如此珍视？”眷恋之情愈发深了。回想先前那个异梦，如今果然应验了。他只对弘徽殿女御透露过实情。

内大臣对外严守秘密，但纸岂能包住火。此事不久便泄漏出去，一时间传言四起，尽人皆知。那位日实不严的近江君亦知道了。她来到弘徽殿女御宫中，正遇相木中将及养少将在

座。她开口便道：“父亲又寻回一个女儿呢，此人福份不浅啊！但其母身份却极低微呢！”女御听后极为难过，默然无语。柏木中将质问道：“两位大臣如此珍爱她，总是有因的。你从何处知道这些的，又如此不知轻重地倒出来？谨防被多嘴饶舌的侍女们听见啊！”近江君恨恨地说道：“哼！谁要你多嘴，此事我全知晓。她还要入宫作尚侍呢。我亦早希望入宫作尚侍，所以才到此当差。原本希望女御能帮助我，推荐我入宫。我在此万事皆做，连一般侍女亦不如我勤快呢。可是女御就是不管我，未免太薄请了。”说得众人皆大笑不已。柏木便讥讽她：“尚侍倘有空缺，我等皆想去当呢？你亦来争，太无道理了吧？”近江君甚是气愤，答道：“咖我般低贱女子，哪里敢与你们这些公子少爷掺合一处？只怪你自己不好，将我哄进来，受人嘲弄耍笑。原来此王府非常人可踏入之地啊！真太可怕了！”说罢退向一侧冷眼旁观。但见其模样倒并不令人厌恶，然而怒气冲天，柳眉倒竖。中将听了这番言语，觉得的确是自己的过失。便沉下脸，一言不发。共少将陪笑道：“你于此供职，忠心耿耿，女御决不会亏待于你。你尽可放心。你如此凶相，即使岩石亦能一脚踢成雪粉，不久，你便会称心如意了。”棺木接着道：“似你这般模样，只能锁团于天宇的岩门里，方可平安无事。”说罢转身离去。近江君便嘶呀地哭起来，叫道：“大家皆瞧我不起！惟有女御真正喜欢我，所以叫我于此处做事。”如此一想，便马上收住眼泪，欢喜地做事去了。以后果真异常勤快，连下等侍女及女童所不屑干的杂役，她皆不忌顿劳，抢着去干。一心一意服侍女御，不时向其恳求：“请你开恩，推荐我作个尚侍！”女御甚是讨厌，想道：“此人连此话亦说得出口，怎知其心中所想？”便用沉默来打发她。

近江君想当尚侍一事传入内大臣耳中，不禁哑然失笑。一日他去探望女御时，乘便问道：“近江君在何处？叫她来见我！”近江君子里面大声回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即刻跑到父亲面前。内大臣对她说道：“我见你侍奉女御如此周到，可知你入朝作女官亦是能行的。你不是希望作尚侍吗？怎不早对我说呢？”说时一本正经。近江君大喜过望，答道：“我早就想求父亲了，可是我相信女御一定能帮助我了却心愿，所以不曾向父亲提起。现在听说此差事已被别人抢去了，真好比做了个发财梦，梦醒以后却一无所有，真令人颓丧。”此番话说得情真意切，如同确有其事。内大臣差点笑出声来，对她说道：“有话不敢直说，可不是好习惯。倘早些对我言明，我早就推荐你了。太政大臣家的女儿虽出生高贵，但若努力恳请，皇上定会准许。现在尚可补救，你先写一篇申请文，字迹要端正工整，和歌要用心去做。皇上最喜好极富情趣之物，倘若你作得好，他定会录用你。”他装模作样地嘲弄她。如此父亲，实为可恶。近江君信以为真，答道：“和歌呢，我虽不甚高明，却亦会做。但那申请文，最好有劳父亲，代我写吧！我真乃托父亲之洪福了。”她极力恳求。藏于帷屏后面的众侍女听罢，暗暗好笑。有些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奔出室外，笑得打跌，凡不能自制。连女御皆为之脸红，不胜厌烦。日后内大臣道：“忧愁烦闷之时，最好找近江君。一见到她，万般烦恼即可顷刻消散。”于他眼里，她只是一块消忧解闷的笑料而已。世人对此谈论不休，有人道：“内大臣为掩饰教养不良之羞，故意以薄笑之态对待其女。”

### 第三十章 兰草

玉鬘受封尚侍后，众人便催其早日入宫就任。然而她却想道：“此事怎生是好？源氏名为我父，实有贪色之念，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。更何况至宫中后，倘皇上宠爱于我，发生纠葛，势必遭秋好皇后与弘徽殿女御忌恨，让我难于做人。我孤零无助，源氏太政大臣与内大臣同我交情尚浅，爱我未深，未曾仔细考虑，故此时入宫，定有流言诽谤于我，请人也将幸灾乐祸。倘若如此，则必定霉运晦气了。”她已非幼童，正值晓事之龄，故思虑重重，心绪烦乱，暗自叹息。她又想：“若不进宫，仍住这六条院里，亦无大碍。但太政大臣心存不良，很是讨厌。我如何方能寻机脱离此恶境，以清白之身洗清世人谣言呢？然而

生父内大臣深恐源氏不悦，不敢强以父女之情接我归家相待。看来，我即便进宫或居于六条院，均避不开此类风月事件，终究徒增无限烦恼，而遭世人讥议。唉，此身为何如此不幸！”自内大臣知晓实情后，源氏对她愈发肆无忌惮了，因而王慧常暗自伤心叹息，一腔愁绪无人可述，连偶尔可与其稍言心事的母亲也没有。而内大臣与太政大臣均是位尊权贵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无论大小事情，均不宜与他们商议。她独倚窗前，面对凄清暮色，自叹薄命，那情形实甚可怜。

玉鬢身着淡墨色丧服为祖母太君服丧。虽容姿衰减，然因服色不同寻常，反更添艳丽，惹人怜爱。诸侍女见了，无不开颜喜笑。此刻夕雾来访，他身着深墨色孝服，冠缨高卷，姿容清秀。夕雾曾一直视玉鬢是其姐而诚心敬爱她；玉鬢对他亦甚是亲近。而今若因知晓了两人并非姐弟而态度突变，似有不妥。故依旧于帝前添置帷屏，隔帘对诉。夕雾受源氏太政大臣所遣，将皇上之言传于玉鬢。玉鬢答语大方，态度高雅端庄，甚为得体。自从夕雾于那日清晨风中窥见玉鬢花容月貌之后，一直暗恋不已。遗憾的是乃为姐弟，不能倾述爱慕之意。然自明白实情后，爱恋之意愈发炽烈难抑。他料想玉鬢进宫之后，皇上断不会只当她是寻常女官，她与皇上真可谓是天赐佳偶，然忧愁之事也常会辞然而至。他觉得爱恋之情充溢胸中，但却极为抑制，神色自若道：“父亲命我传言，嘱我勿让外人知晓。此刻我可以说么？”王慧左右侍女闻听此言，遂即退避。夕雾模仿源氏太政大臣口吻，煞有介事道：“皇上十分看重于你，望其早作准备。”玉皇默默不语，惟悄然叹息。夕雾觉得此种情态极为亲切可爱，更加难以自禁，遂道：“本月内丧期将满，父亲说别无吉日，故择手十三日去河原举行除服被楔，那时我定当相随前往。”玉鬢言道：“你亦前去，恐太招摇，还是各自悄悄去吧。”她不希望外人知晓其为何穿丧服，其用心实甚良苦。夕雾道：“你不欲泄露真情于外，实有负于太君！我觉得此丧服乃是外祖母遗念，实木舍脱掉它呢。况我并不明白两家关系何以如此深厚，倘不着这示意血统关系的丧服，我仍不信你是太君孙女呢？”玉鬢答道：“我本一无所知，况此种事情，我更是不知端倪。我只觉得此丧服之色令人伤悲。”她神情颓丧，欲哭无泪，愈发惹人怜爱。

夕雾遂借机向玉鬢表达心中恋慕。他取来一束兰草，从帘子边递进帝内去，对她说：“你也有缘看此花呢！”他并不即刻将花放下，仍自持手中。玉鬢匆忙间未曾留意，便伸手去接。夕雾乘机抓住她的衣袖，轻轻扯动一下，吟诗道：

“兰草长秋野，朝暮露同尝。望君生怜惜，只言又何妨。”玉鬢闻得末句，猛然醒悟：“这不是‘东路尽头常陆带……’之意么？”因此她甚为不悦，心甚厌之，便佯装不知，慢慢退回里面。答诗道：

“柳承君相访，原非我相疏。交情本不薄，此心何枉伤？你我如此亲密共语，此情已深矣！不知尚有何求？”夕雾含笑道：“我之情谊深浅，想你心中定然明白。你今身受圣眷，我本不敢痴心妄想！可痴情郁结于心，使我他受煎熬，我却不得知晓！说出来又恐你生厌，故一直遏压心中，其苦‘至今已不堪’了。你知柏木中将的心情么？那时我以为事不关己，便对他无动于衷。如今轮到自己，始知那时愚拙不已，也能体谅柏木心情了。如今他已梦醒，能与你永绪兄妹之情实甚喜慰不已，我好生妒羨呢。你能否体味我苦心呢？”他絮絮叨叨，言语甚多，十分可笑。玉鬢心中不悦，慢慢向后退去。夕雾又道：“玉鬢，你好心狠啊！我从未非礼于你，你应清楚吧！”他还想借此机会，多叙衷情，但闻玉鬢道：“我心清欠佳……”言毕便退进内室。他只得长叹，无奈归去。

夕雾细想自己对玉男所言，深感懊悔。然他又想：“听人传言紫夫人天姿国色，比此人更具风韵，我定要寻机拜访一次。即使似今日隔帘相晤也好，至少亦可领略其娇声。”夕雾忐忑不安地来向源氏太政大臣回话，向他转达了玉鬢的回答。源氏道：“你此说来，她并不乐意入宫了。莹兵部卿亲王等人颇善猎艳，大概他们绞尽心思，花言巧语向她求爱，她受其迷惑，动了情思。若如此，入宫则反而苦了她。但昔日皇上行幸大原野，她一见皇上，便禁不住盛赞其风姿。我以为凡年轻女子，只要窥见皇上，无不希望入宫侍候，故才让她

去作尚待的。”夕雾答道：“依表姐模样，入宫去当尚待或者女御，究竟哪种更合适呢？官中秋好皇后地位高贵，弘徽殿女御也极为尊荣，恩宠殊隆。表姐入宫即使蒙受宠幸，亦难与之比肩。外间传言：莹兵部卿亲王向表姐求婚恳挚异常。虽然尚待为女官之长，与女御、更衣身份不同，但此时若入宫，似我们有意与亲王作对，必定遭他忌恨。”他说话极似大人口吻。源氏道：“唉，做人何其难啊！玉运之事，并非我一人作主，摇黑大将也甚愤恨于我。我每逢见到不幸之人，总要全力救助，不忍坐机旁观。岂知反招讥议，被人视为性情轻率，真是冤枉！其母临终前托我照排其女，我一直铭记于心。后来闻知此女旅居乡野，孤苦无依，我甚觉其可怜，便接了她来。只因我悉心照顾，爱护备至，内大臣便重视她了。”他此番话说得清理备至。接着又道：“依她的品貌，嫁与莹兵部卿亲王委实相宜。此女容颜俏丽，体态婀娜，而又温柔贤惠，决不会有越礼之举，夫妻之间定能和谐。但入宫作女官，亦甚合适。此女举止高雅，温婉端庄，精通礼仪，作事精明能干，正合皇上求贤之心。”夕雾听了这赞誉之词，想获悉父亲的真心，遂借机说道：“多年来父亲对她呵护有加，然外人误解，说父亲别有用心呢？福黑大将向内大臣说亲，内大臣回答他时也如此说的！”源氏笑道：“无论怎样说，玉运由我抚养，总不甚合适。故人富与否或其他行动，皆须内大臣应允才是。女子有三从之义，若不遵此礼，而由我作主，实是不妥。”夕雾又道：“闻听内大臣私下议论道：‘太政大臣家里已有多位身分高贵的夫人。他不便叫王勇与之同列，放假作仗义，叫我们父女相认。然后又打发她入富作个闲职的女官，以便能将她经常束缚在自己身边。此举实属聪明。’这是我认可靠之人处得知的。”他说得十分确信。源氏猜想内大臣或许有此心思，心里颇觉不悦，说道：“如此瞎猜，甚是讨厌！此人凡事都想刨根究，故有此种念头。此事究竟如何解决，到时自然明了，他也实在太疑心了。”说罢笑了起来。其口气甚是坦诚，然夕雾仍不放确信。便连源氏自己也在寻思：“此等心思，若被他人识破，实在冒昧。我须设法向内大臣道明我清白内心。”他本想安排玉堂进宫，以掩人耳目，遮掩自己暧昧之情，孰料内大臣识破此计，心中甚觉恼恨。

八月，玉鬘除去丧服。源氏认为九月不吉，故决定延至十月入宫。皇上心急如焚。仰慕玉鬘之人闻知此事，无不惋惜，纷纷前来，恳请玉鬘身边侍女帮助，玉成好事。然此事比单手塞住吉野大瀑布更为艰难，侍女们亦感束手无策，推答道：“没有办法！”夕雾自那日冒昧求爱之后，不知玉皇如何看她，因此倍觉痛苦。此时，他便四处奔忙，佯装帮助，以图博得玉鬘欢心。此后他再不冒昧求爱，只是不露声色，极力遏制热情。玉鬘的众位亲兄弟，一时还未熟识，故不曾来访，均在焦急等待她入宫之日，打算前来相帮。相不中将曾煞费苦心，向她求爱，如今则音无音信。玉里的侍女们均窃笑他老实憨厚。一日，他忽以父亲使者身份来访。因为平素习惯于躲躲藏藏递送情书，故今日仍不敢堂皇出面，却于月明之时，躲进桂树底下去了。以往玉鬘从不接见他，侍女们也不愿代他传言。如今则撤去了藩篱，于南面设置了座椅招待他。但玉鬘仍羞于亲口答话，故令侍女宰相君传言。柏木颇感不悦，说道：“父亲特派我来，只因有些话不便为外人知晓。如今你却如此流离于我，叫我如何开口向你传叙呢？自古道：‘手足之情割不断。’虽是常言老话，却也合情合理啊！”玉鬘答道：“我亦想将多年积郁心中之话向哥哥倾述，只因近已动绪恶劣，竟至不能起身相见。哥哥如此怪罪，倒使我觉得疏远了。”说时态度诚恳真切。柏水道：“你情绪欠佳，不能起身，可否害我到你床前帷屏外说话？……罢了罢了，我这请求也太无理了。”便低声转达了内大臣的话，其仪态优雅，丝毫不逊于他人。内大臣的话是：“关于入宫诸事，我无缘详闻，甚望一一秘告于我。因凡事须防人耳目，故未能自行前来，亦不便通信，故而挂念不已。”棺木乘机又叫宰相君转达了自己心里话：“从此，先前那些愚蠢之举决不会再有。但无论我等关系如何，你对我的满腔热情漠然置之，终令我愈感可恨，尤其今晚！你本应在北面招待我才是。若高级侍女不屑顾及我，令几个下等待女引导我亦可。似今日如此冷遇，实无其例，我真是不幸之至。”他倒着头，恨恨不已，模样极

为可笑。宰相君如此转述与玉至。玉髻道：“与哥哥刚刚相认，忽然亲近，恐被人耻笑。我长期流落，其间诸多困苦，亦欲向哥哥倾述，然郁积于胸，却未有相叙之机，反比以前愈觉苦恨。”这无非应酬之辞，柏木甚觉羞惭，闭口不言。后来赠诗道：

“未悉妹山道，途途结绝桥。唉！”吟时怨恨无比，实乃自取恼恨。玉髻令宰相君传诗：

“迷失山道不知国，但觉锡书语不伦。”宰相君附言道：“借口你屡次来信，我家小姐不知其意。小姐对于世间诸事，均是多方顾虑，故未答复。此后定然不会再发生此类事

了。”这也确为实情。柏木答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今日我不便长留，暂行告辞。以后定当竭力效劳，以表明寸心。”言毕辞归。此时皓月当空，无色清朗。柏木中将沐浴于清辉之中，姿态洒脱。他又身着常礼服，更衬得面貌清秀，与如此美景甚是相宜。众侍女见他渐远，相与议论道：“此人气质虽略逊于夕雾中将，但也优美异常。他家兄妹何以皆如此出众呢？”她们每每稍有所见，便极口称道不已。

惠黑大将与柏木中将同为右近卫府的幕属。惠黑时常请柏木前来与他亲密相晤，并请柏木代为向其父提亲。髯黑大特品貌双全，乃是朝廷辅弼之臣候补人，内大臣对他亦甚器重。但源氏力主玉髻入宫。内大臣虽知源氏别有所图，但不便逆其意愿而将她许配望黑，只得听便源氏安排。这髯黑大将是皇太子的生母承香殿女御之兄，除源氏太政大臣与内大臣外，皇上对他亦最为信赖。他约莫三十二三岁，其夫人乃紫姬之姊，年长他三四岁，并无何等缺陷，大约只因人品欠佳，惠黑大将便称其为“老婆子”，一向轻视于她，常思离弃。因为此故，源氏便觉授黑大将与玉髻实不般配，一直未应允他。虽然髯黑大将并非轻薄放荡之徒，但为了玉髻，也曾耗尽心思，往来奔走。他探得内大臣对他并不厌弃，玉髻亦无意进宫，便屡次去找侍女养君。说道：“如今内大臣对我已无异议，只是太政大臣本曾允诺。”便催促她尽快玉成其事。

不觉已是九月。秋霜初降，晨光清爽。侍女们拿来不少情书，皆为那些求爱者偷托侍女送进来的。玉髻并不亲看，皆由侍女读与她听。镜黑大将在信中写道：“指望本月玉成此事，不觉空过多日。仰天怅叹，忧心如焚。

“哪管九月不吉天，奔波劳命却徒伤。”原来他已知晓玉髻九月一过便当入宫。兵部卿亲王的信中写道：“事既如此，多言何益？只是‘莫使馆馆朝阳艳，融尽斑斑竹上霜。但盼体谅我心，亦可聊慰倾慕之情。’此信系于一根早已调枯的小竹枝上，竹叶上沾着未曾拭去的点点秋霜。那个信使也是形容憔悴。还有式部卿亲王之子左兵卫督，即紫姬之兄，因常往来于六条院，故对玉髻入宫之事所知甚详。他为此悲愤不已，信中详述其恨，情词异常凄苦，其诗道：

“心虽欲忘悲难忘，如之奈何奈若何？”这些情书的笔迹、纸色与黛香之气各自相异，各尽其妙。众侍女皆道：“倘将来与他们全断来往，必甚为寂寞。”不知玉置心生何感？仅对莹兵部卿亲王略复数语：

“葵花朝阳纵有意，不消早自降秋霜。”虽只片言，并无深意，然莹兵部卿亲王看了却如获至宝。可见玉髻已深悉其心，寥寥数语亦令其欢悦痴狂。如此书信，虽只谈微不足道之事，但各诉怨恨，式样繁多。源氏太政大臣与内大臣见此不由慨叹道：“为女子者，其行为举止，委实应以玉髻为楷模。”